

热爱阅读吧 不仅仅只是在世界读书日

作家刘白羽先生说：“我爱书。我常常站在书架前，这时我觉得我面前展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浩瀚的海洋，一个苍茫的宇宙。”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对话。在阅读中，我们可以收获温暖、慰藉、感动和平静，汲取勇气、知识、智慧和力量。

书的旅途

□李晓

一本书在人间，河流一样，也有着自己的不同流向，万千的旅途。

考古者在废墟中发现距今6000多年前的半坡陶符，据说那是汉字的老祖宗，我能够理解发现者在那一刻面对古人书写的虔诚庄重之心。

我们最初的母语，它镌刻撰写在龟甲、石头、竹简上，也由此承载起了史册的重量。

孙胡子是一个爱书之人，他胡子茂密，读书广泛。孙胡子每天晚上都有枕边读物，今年初春宅家的日子，他一字一句读完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去年春天，孙胡子读的是李渔的《闲情偶记》。那个春夜，孙胡子读到书的最后一章《颐养部》，床边老式台灯的钨丝突然闪了闪，感觉如一个人泛起了眼白，亮起一道强光后，转瞬熄灭。

孙胡子在黑夜里，品咂着书里的娓娓絮语。

公元1730年，这本活字版编撰印刷的古书，在经过了无数次再版后，穿过280多年的时空，抵达到了卖肉肉的孙胡子床头。

在这本书跨越的时光里，还有多少人在阅读着李十郎（李渔别名）白云悠悠处的絮语，一颗老灵魂顽强地在人世游荡，川流不息的读者鱼贯而来，它依然是一本抚慰现代人浮躁生活的心灵读本。一本书的长寿，也是一本书的命运流转旅程。

孙胡子爱看古书闲书，也成全了我与他的交往。孙胡子说，读了这些书，明白了不少世间道理，一个人，慢悠悠地活着，享受美食与书籍，其乐融融。

人类历史中那些流传至今的书籍，成为烛照历史的经典，成为横卧在历史丛林中发光的伟大灵魂。而具体到一本书的旅途，它与读者发生的故事，一同谱出命运的交响曲，这就是冥冥中的缘分了。

那年我17岁，正在县城读高三。那时我是义无反顾地想投身

于城市，告别那个大山褶皱处如旧衣裳上打满了补丁的老瓦房。

就在那一年，我青春期的荷尔蒙如山洪爆发，单相思了一个班上的女生。在学生寝室，一个室友打着手电筒在偷看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我趁他睡着后也拿来翻阅，书中内容与我发生了强烈的共情，一直读到耳根发烫血流涌顶。我甚至怀疑，我就是那个内心轰鸣的少年维特，单薄的身躯里缠缠绕绕着斩不断的情丝。

高考失利后，我已走出了那段埋心中的感情。我曾经也暗暗怪罪于那段感情影响了我的命运的走向，但清醒时一想，或许也是我本身在学习上有些偏科带来的结果。但歌德那《少年维特的烦恼》当年带给我的内心震撼，直到现在想起，依然如同看见一棵烧焦了的老树在啾啾冒着烟一般，令人心动。

这本书，成为我青春岁月里的一段记忆。后来，出于对歌德的喜爱，我又收集了他的不少书籍来阅读，尤其是他的《浮士德》，让我与

这颗博大的灵魂相遇相逢，给予了我我根植在文学土壤上的养分。

一本书的旅途，交织到了我人生的阡陌纵横处。人在大地，其实也是一株植物，需要空气雨水阳光；而阅读，也是读书之人的空气雨水阳光。

一个人通过阅读，把自己沧海一粟的人生不断放大，最后通过阅读的浏览切割了我，让我对生命的感受变得支离破碎，有一些角落正在慢慢荒芜和沙化。

我网购了几本历史和文学书籍，通过手机查看物流动态，我可以看到那些令我喜悦的书籍从各个城市启程。在春山含笑春水荡漾里，一本本书穿越了漫漫旅途，将鸽子一样轻盈落于我案头，我在书里与万千命运相遇相逢。

读书日，再忆是东坡

□施崇伟

“世界读书日”的设立与苏东坡并无关系，它设立于1995年，与东坡先生生活年代差距了九百年。究其来历，关联着两个文化人，1616年4月23日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

读书日，我偏偏想起苏东坡，那于我是早有的情结，打小就读东坡。他在课本上，他在考题中。经常被老师要求背诵，或无数遍地抄写。他俨然是制造我童年时期不快乐的“帮凶”，每每平添我对这个老头的讨厌。

时光真好，不知不觉消除了我与他之间的嫌隙。青年时，“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添我情书的引力；壮年了，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赋我奋发豪情。不时揣一份“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的洒脱，来一段“老夫聊发少年狂”任性……我与他，也是欲罢不能。

不觉间，已过五十。慨叹着时光易逝、人生苦短，莫名惆怅袭心头。一篇网络文章，《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让我分外亲切。那年世界读书日，西西弗书店优惠售书，我捧回一叠书卷。新版的林语堂《苏东坡传》，六块砖头状的《苏东坡全集》，格外厚重。此之后，渐行渐悟，五十过后，最宜读东坡。

东坡唤我回家。青壮年，考学，求职，工作，为衣食劳碌。东坡一句“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我也含泪。泪流之后方觉悟，人间走一遭，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家庭最重要，亲情至珍贵。

无疑，父亲苏洵是苏轼的人生导师。他亲自用心而考究为子取名：轼者，车上扶手是也。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安分守己，虽默默无闻，却能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习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培养其广阔的家国观和磅礴铿锵的诗赋功力……“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

松三万栽。父老得书知我在，小轩临水为君开。试看一一龙蛇活，更听萧萧风雨哀。便与甘棠同不剪，苍髯白甲待归来。”东坡笔下的爸爸，是眷恋，很深情。

东坡与弟子由，当值人间兄弟情谊绝唱。苏轼与弟弟在悲伤中互相安慰，灾难中互相帮助，常常梦见彼此，常常写诗互赠。苏东坡对弟弟，亦友亦师，苏轼说哥哥“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认为弟弟“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几十年间，苏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就给弟弟寄信赠诗，仅以“子由”为题的诗词，就超过100首。一句“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手足之情、昆仲之谊，叹为观止。

最让人动容的，是他与三个王姓女子的爱情人生。对结发之妻王弗，他不仅手植青松三万棵以怀念，更以一首《江城子》成绝唱千古；对共度人生25年的续弦王朝云，他恩宠不移，不离不弃，只因她懂他“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对待每一个爱他伴他的女人，爱得多么纯粹。

自从过了五十岁，自从相伴有“东坡”，我的日子过得快乐且从容。晨起，读一首东坡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睡前，听林语堂叙叙东坡事，“他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他是诗人、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他是政治上坚持己见的人，是月下的漫步者，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人过五十，时间、体力、精力，已不如青壮，却还得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年轻时理想的尺寸太大，过中年，现实的尺寸太小。种种人生况味，幸有东坡带我回家，让我从不服帖的人生尺寸中走出来，自欣然，“人间有味是清欢”。

人生海海，书卷海海。时光苦短，书海茫茫，人难读尽天下书山。读书日，煮一壶普洱，借一角春光，捧着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传》，如再闻先生之言绕梁：“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人生读书滋味长

□彭芒

那时是20多岁年纪吧，喜欢看情节曲折、陡峭奇峻、情感浓烈的文字，那样的书，读得人热血沸腾，回肠荡气，欲罢不能。

在图书馆借书，中文系的学生一次可以借5本，其他系的学生只能借两本。享受“特权”的我们邀约同学一起去借书，把书一擦擦抱回来，自己的看完了，彼此间再交换着看。夜以继日、囫圇吞枣地看，酣畅淋漓、拍案叫绝，不知今夕何夕。

那时，只爱“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豪气，哪里顾得上“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静思。

老师推荐我看汪曾祺的小说与散文，明清小品文等书籍，去翻了翻，觉得过于散淡，淡至无味，便抛置一旁。我还是更喜欢何其芳《画梦录》那般浓妍纤丽的文字，充满青春的热烈，青春的爱与哀愁，或者泰戈尔《飞鸟集》那充满梦幻的文字。

我们不仅自己读，还分成学习小组，定期开展讨论会，讨论自己喜欢的诗人、作家与作品。为了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与同伴争论得面红耳赤，同时也因为都爱读某一本书，彼此之间结成深厚的友情。

我与曦曦就是这样成为好友的。同窗两年，原本交情平淡，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她有一本厚厚的《泰戈尔全集》，正是我所爱。向她借书，她竟然慷慨地借给了我。

渐渐地，我发现我俩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都爱阅读，爱信手涂鸦、逛书店。

她有一本厚厚的16开的笔记本，上面是读书笔记或摘录的文字，还配着美人图或者花草图。我也有同样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也是摘录的文字，以及根据书的内容配上的自己画的云彩、人物、风景。

我俩常常相互借阅，相互点评，读到都喜欢的书，会一起讨论到很晚，甚至饥肠辘辘。偏偏我和她对一般女生热爱的三教楼外面的梯坎米线、桃园四舍小卖部的葱油饼都

没兴趣，而是喜欢跑到二食堂，来上一份豆腐干丝、一碟花生米。

周作人最喜干丝，他的散文中提到一种周德和豆干，切成细丝，拌上麻油、葱花，是佐茶的上品。我俩要干丝与花生米，一不是为了效法周作人的佐茶之清雅，二不是为了模仿金圣叹，要将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吃，以嚼出火腿味，而是将这两样小吃配以啤酒，抒发青春的情愫。

夏夜，暑气尚未消退，我俩坐在二食堂的长条凳上，嚼着豆腐干、花生米，喝着冰啤酒，畅谈文学，以及对人生的一些粗浅的认识。

毕业之后，我们各分东西。岁月流逝，不知不觉间，书架上、沙发边，竟然都换上了汪曾祺、周作人、梁实秋的书，还有明清小品文。

张岱的小品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我每夜睡前必读，在那些恬淡宁静的文字里浸润一番，独享安宁，浑身舒泰，尔后安心踏实地睡去。尤其是他的《湖心亭看雪》，“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雾凇沆沆，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

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闲适至此，只因无欲无求，心中清明淡远。

张岱出身簪缨世家，家世显赫，可谓阅尽人世繁华。然而，明朝灭亡，社会剧变，张家道中落。他由豪门公子变为寻常百姓，历尽沧桑，绮罗笙歌皆已厌弃，他便寻求深溪盘谷之幽寂，读书下棋之清逸。

人到中年，走过万水千山，就这样爱上这些历尽繁华、归于平淡的文字。

现在，我与曦曦偶通信息，也会谈及青春年少时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而今我们都步入中年，成家立业，历经风雨，青春的梦想已化为生活的真实，澎湃的激情也沉淀为对人生的静思。

年轻时，因为读书收获了友谊，收获了青春的梦想与激情。如今，万般滋味都归于恬淡，于是也更喜欢简洁平淡的文字，赐予自己宁静心境之时，也品味其背后百般人生况味。

柴火灶上的温情与诗意

□彭鑫

那也是一个四月天，阳光灿烂，春风正好。我游览完桃花源之后，便走进了酉阳新华书店。

徜徉于书海之中，这里翻翻，那里看看，很是惬意。突然，一本封面为烟气腾腾的柴火灶的散文集，跃入了我的眼帘。它的名字是《妈妈的柴火灶》。

才翻读了一两页，我就被深深吸引了。书中，作者二毛将饮食之美与亲情之美相互交融，通过妈妈做的家常菜来写母子之情和人间烟火。

我就那么一直站着读，我太迫不及待了，我甚至等不急把它买回家坐在书桌前慢慢读。这一站就是小半天，书也读了大半本。晚上，我把它穿上了书衣，把它放在了书架的最显眼处。

每次翻阅它，我都好像不是在

翻阅一本书，而是在翻阅乡愁，翻阅母爱，翻阅诗意。

翻阅它时，那些温暖的文字让我仿佛回到了无忧的童年，回到了老家。那个时候，我常常和母亲在菜园种菜。菜园旁有一个大池塘，岸上有很高的板栗树，鸟儿在上面叫个不停。

翻阅它时，那一道道家乡味道让我仿佛回到了母亲年轻的时候。那时，母亲穿着白衬衫，站在柴火灶前给我做莲藕地排骨、芹菜炒蛋、红薯水饺……我坐在灶前，一边卖力添柴火，一边使劲吞口水。虽然这些菜食材普通，但是母亲以她的巧手，化平常为神奇，家常菜也就有了妙不可言的滋味。等做好了，母亲把大部分肉都夹给我吃了，她自己只吃蔬菜或饺子皮。

翻阅它时，母亲仿佛还在我身边。那些温馨的画面，在我的眼前

重现。她教我发豆芽，她为妻子织毛衣，她给孙子喂饼干，她和父亲一起逛街，她在我耳旁唠叨。

而今，我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唠叨了。

二毛的母亲给他建造了一座舌尖上的桃花源，我的母亲也如此。天下的所有的母亲，都给自己的子女建造了一座舌尖上的桃花源。在这座桃花源里，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烟火与母爱的味道。

还是因为这本书，我把给家人做菜看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个周末，我总要精心地为家人做几道菜：腊蹄花炖鸡、椒盐鱼、梅菜扣肉、酱爆回锅肉、炆炒绿豆芽……家人吃得满意，就是我最快乐的事。儿子最喜欢用炆炒绿豆芽的酸甜香汁拌饭。每次吃这种拌饭，他都是狼吞虎咽，连吃两碗。这是儿子对我最大的奖赏。

不仅如此，这本书还使我认识

了一个亦师亦友的诗人大厨。去年秋天，二毛回故乡酉阳。我带上了《妈妈的柴火灶》请他签名。我们一起走进桃花源，一边赏美景，一边谈论文学创作。在大酉洞中，他告诉我“诗缘情”。我知道了，心中有深情，笔下的文字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本书还给我推开的另一扇门——中国美食文化之门。一次，我和二毛相聚在西州古城的土家八大碗，相聚在龙潭古镇的德义昌。在一起品尝美食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餐饮品牌“天下盐”的来龙去脉，讲述了八大菜系的特点。在他的讲述中，我感受到了柴火灶里的美味与诗意，我感受到了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

这就是我与《妈妈的柴火灶》的情缘，与妈妈菜有关，与母爱有关，与乡愁有关，与诗意有关，与心灵的慰藉有关。

疫中读书记

□郑劲松

作为一个文教单位从业者，我和很多有类似职业背景的人一样，疫情严重足不出户的那段时间，读书成了让自己心绪平静下来、抵抗恐慌、守望岁月的生活方式。

有人在微信群说：“这两三个月读的书，比我两三年读的还多。”这话我信。突如其来疫情让人宅在家中，读书让人获得一种时空的超越，一种生命的力量。

首先翻开的，是曾经读过大部分篇章也值得重读的《鲁迅小说全集》。与大多数人阅读先生“杂版”文体杂文、散文不同，我选择了小说，是几年前出差在机场买到的21世纪出版社版本。该书不仅囊括《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的全部33篇小说，还穿插了版画艺术大师赵延年先生创作的98幅精美木刻作品。或选取小说的某个经典情节，或刻画人物的某个动作表情，大师的木刻与大师的文字相得益彰，触动读者的灵魂。

在书中又一次读到《一件小事》时，我的感觉有些特别。最早读到它是30多年前的初中时期，老师是把它作为叙事散文来讲的。小事不小，深刻地反映了鲁迅先生对自我人格的反省以及人力车夫高尚人格给自己的“震撼”：“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甚至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少年时代死记硬背老师的教参式讲解，中年再读，竟有些泪光莹莹。这篇很短的小说选自《呐喊》，我似乎终于明白先生为什么、为了谁而呐喊。

另一本没这么厚重，而是轻松活泼的闲情逸致：小开本，薄薄的《文人与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这是一本散文小品选集，翻到目录页，看到一篇篇短篇幅的作者，这些耳熟能

详的名字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是那么举足轻重：朱光潜、季羡林、老舍、郭沫若、朱自清、沈从文、郁达夫、叶圣陶、梁实秋、萧红、许地山、陆蠡、汪曾祺、杨朔等。还有一个作者陆小曼，人们印象深刻的可能只是她与徐志摩的婚恋故事，这简直是历史的遮蔽。陆小曼也是一代才女画家，早年师从刘海粟等名家。她还擅长戏剧，并熟谙昆曲，能演皮黄，写得一手好文章。小书选的是“小曼日记”，借花草倾诉相思，文笔优美而洗练。我发现，有时候重读一篇文会重新认识一个人，这也是读书的一大乐趣。

小书不小，文人笔下的花草又岂止是花草？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以花为师为友，赏花赋诗，借花抒情言志，笔下的花草早已表达着知识分子的自然情趣、文化人格、理想情怀与生活态度。书中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陆蠡的《囚绿记》、杨朔的《茶花赋》，长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再次阅读，那种花草背后的时代氛围、作者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感悟依然扑面而来。

除了这两本外，我还读完了《易中天中华史》之《风流南宋》、祝勇的《纸上故宫》等几本历史文化著作，还有梁衡的非虚构长篇《出梁庄记》，以及梁衡的《树梢上的中国》与李青松的《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两本生态散文。悄然间发现，自己读的这些还基本构成了文学、历史、生态、乡村建设等小体系。

读什么书，当然意味着读者的职业和专业背景，或许不经意间就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自己的价值取向。我深知，读书，读好书，养育着自己的心灵，而且还在建构着自己的精神谱系。

看吧，书可以打败时间，拯救灵魂，积蓄力量，延续生命，至少可以让我们活得更自在。